

## 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躋雲樓 第四回 涇陽陂寄信結奇緣

話說柳毅得了這宗金子，日用微覺從容，遂把功名一道從新提起。到得來年，就是一個科分。柳毅把家安妥，辭拜了母親，早赴長安而去。到了方中，僱了下處，日夜留心讀書，靜候進場。這且莫題。卻說長安東有道涇河，河中有個龍王，姓敖，名虔。所生二子，長名慧郎，次名癡郎。敖虔與洞庭湖大王辰熙常同伴行雨，兩個相交甚密。辰熙有個女兒，名喚螭娘，就許配了癡郎。

敖虔宮內有個婢女，叫做鰥兒。人材豐俊，心計詭譎。從小與癡郎有染，長至成人，亦時與敖虔私通，龍婆並不能拘管。螭娘過門之日，鰥兒恐其奪寵。把癡郎叫到一邊，說道：「方才在新娘房裡，聽見他罵你。」癡郎問道：「他罵我什麼？」鰥兒道：「他說你係驚精，怎堪上配龍女。」癡郎道：「果然嗎？」鰥兒道：「我從幾會說謊話來？」癡郎信以為真，怒道：「賤人欺我太甚！我今生誓不與他成親。」從此別牀異鋪，並不近螭娘的身邊。螭娘向他說話，癡郎並不答理，惟與鰥兒縱情恣欲，竟似未曾娶過親的一般。鰥兒心猶未休，還要置螭娘於死地。這正是：

須下毒中手，方得分外歡。

卻說涇河水中每年出寶珠一顆，涇陽君祝壽玉帝，定執此珠為禮，俱叫龍婆收著。龍婆一日拿出來看，不知不覺被鰥兒竊去，暗放在螭娘頭面箱中。

及玉帝壽期已到，敖虔向龍婆來要此珠，那裡還有！敖虔把龍婆百般打罵，如何還找得出！鰥兒插嘴道：「大王卻不必著急！二娘子頭面箱裡有顆珠子，何不要來看看？」敖虔就叫龍婆向螭娘來要，螭娘道：「娘家並未陪我珠子，箱子裡有什麼珠子？」鰥兒道：「有與沒有，把箱子拿來大王看看，何妨？」螭娘執意不給，卻被鰥兒強力奪去。把箱子拿到中堂，打開一看，那珠子果然在內。敖虔大怒，罵道：「這等賤婦，欺壓吾兒，抵盜吾寶，要作何用！立即逐出門外，叫他在涇陽陂中以牧放囚龍為事！」螭娘有口難訴，再不准她回家來了。鰥兒大遂其願，就與癡郎明鋪夜蓋，直同夫婦一般。這且莫題。

卻說柳毅應試長安，場務已畢。候至揭曉，因詩腰偶倒一字，落第而歸。一日走到個書房門前，柳毅向裡一看，門上懸著「育英齋」三個字的一面匾額，下貼對聯一付：

絳丈流風邈，琴堂化雨新。

柳毅看了，心中喜道：「這定是位名師，何不進去一談，以抒悶懷？」走至屋中，先生不知那裡去了。幾上有未就的詩稿一幅，上面寫著兩句：

臥牛覺陰短，棲鳳嫌葉長。

柳毅問道：「此詩何人所作？其徒答道：「是家師。因院中竹子，偶成佳句。下邊竟絕對了，外去構思，不知幾時才回。」柳毅道：「對有何難？」遂拈起筆來，足上兩句以相嘲云：

節外強生枝，腹中苦無襖。

武陵柳毅續貂

詩已寫完，心中笑道：「荒塾村師，如此不通！還敢誤人子弟！」仍出門而走。

往前走到涇陽陂邊，見一個放羊的少婦坐著啼哭。你道這個婦人是怎生的打扮？

容顏妖嬈，坐陂邊，哀音繚繞。姿近王嬙，年還小；態似鄭旦，女中真希少。淚眼怎開，秋波漾，啼口半掩輔頰好。含冤負恨有誰曉？齎咨涕泣，意欲向人表。

右調寄《醉落魄》

卻說柳毅來的漸近，那婦人收淚站起，問道：「相公，你莫不是武陵縣柳郎嗎？」柳毅答道：「小生正是。」那婦人道：「妾有一事相煩，望相公萬勿辭，柳毅問道：「娘子有何事？若可效力，斷不敢辭！」那婦人道：「妾乃洞庭君之女，與涇陽君次郎為妻。被婢所譖，逐出在此。煩相公捎書一封，叫我爹媽好來救我。」柳毅道：「這卻不難，但洞庭君深居水府，書從何處投進？」那婦人道：「相公回家定過洞庭。洞庭湖北岸有龍王廟一座，廟後有大橘子樹一棵。你走到那裡，把橘子樹重擊三聲，水中就有人出來照應。」柳毅道：「既是這樣，速寫書來！我好帶去。」那婦人忙把裙上白綾扯下了半幅，咬破指頭一個，就寫了血書一道：

不孝女螭娘叩稟父母大人膝下：兒自嫁至敖門，不幸被婢女鰥兒陷害。始見惡於丈夫，後觸怒於公婆。逐出陂外，看守牧羊。夜裡不避風霜，晝間缺乏衣食。萬般苦狀，難更僕數。見字速來相救，稍遲則兒命休矣！臨啟曷勝翹企之至！

螭娘把書寫完封好，交與柳毅。屈身拜道：「千萬奉托，切勿相誤！」柳毅答道：「些須小事，娘子放懷！」

柳毅帶著這封書子，往前走。走了些時，已到洞庭湖北岸。岸上果有座龍王廟，廟後果有棵橘子樹。柳毅去把橘子樹擊了三下，立時從水中出來一個夜叉，問道：「是做什麼的？」柳毅答道：「是要見大王投家書的。」夜叉道：「相公少待！我先去稟知大王，再來請你！」說罷，復跳入湖中去了。

住有半頓飯時，只見湖水兩開，從中現出一條乾路。夜叉上來說道：「大王請相公里面相會！」柳毅限定夜叉，向前直走。不多時，已到水晶宮前。你說這宮，好不耐人觀瞻：

但見門牆高聳，殿宇巍峨。東廊西廂，無非琉璃碧瓦，紅牆門拱畫棟雕樑。簷前鐵馬，觸洪濤而無風自響，扉上銅駝，映清流而昏夜常明。視虬祁之規模，尤覺宏整；較阿房之形勢，倍增壯麗。真乃海藏龍宮，不同帝居王府。

那夜叉把柳毅領到殿前，早有位大王白袍玉帶、金冠皂靴，在上相候。看見柳毅，降階相迎。回到殿上，敘禮讓坐。那大王問道：「先生尊姓？」柳毅答道：「晚生姓柳。」又問道：「從何處來？」答道：「從長安應試而來。」又問道：「帶的何書？」答道：「晚生路過涇陽，陂前有一個牧羊的少婦。他說是大王的令愛，特修一書，托晚生帶來。」就把書子呈上。洞庭君拆開一看，長歎道：「此皆老夫之罪也！」又從背後轉出一位大王，黑袍玉帶，紫袍皂靴。過來與柳毅見禮，就在洞庭君右首坐下。柳毅問洞庭君道：「這是何人？」答道：「此乃三舍弟，號為錢塘君。」洞庭君向柳毅說道：「老夫適有要事，暫著舍弟奉陪。先生萬勿見怪！」柳毅道：「大王有事自管照料！」洞庭君退去。

卻說洞庭君轉到別殿，坐了公座。把令牌一擊，大小水族俱來聽令，就差了鱉元帥、鼉將軍、鱗總兵、魴督司四員大將，率領三千水族，直往涇陽進發，去救螭娘。

洞庭君又修了一道本章，上奏玉帝。其本云：

蓋聞萬化原於閨門，人道始自夫婦。此名分所宜正，而嫌疑尤當別也。敖虔父子，聽奴婢之唆撥，逐匹儷於野外；味家主之體統，圖聚塵於宮中。有玷風教，取戾綱常。臣已統兵剿沒，用彰天討。擅興之罪，疏奏候旨。

玉帝批道：「敖氏顛亂倫常，理應剿滅。涇陽河水府事，暫著辰杰代管。」洞庭君接旨已過，仍轉回大殿，與柳毅彼此敘談，這且不表。

卻說涇陽君敖虔，領著慧郎，往極西國行雨，只剩癡郎在家守宮。八月盡間，天還不甚涼。癡郎領著鰥兒，在一個內書房裡赤身露體交媾起來，無所不至。忽看門的老蟹進來稟道：「從東南來了一枝人馬，好像洞庭大王那邊來給二娘出氣的。少爺當作準備？」癡郎道：「料他不敢。若是來接那賤人，叫他陂前去接罷！並不必進我門來。」老蟹唯唯而退。

說話終間，四員大將已把看門的老蟹殺訖，將闖至書房門前。鰥兒見勢頭不順，衣裳並沒及穿，赤著身子，往外就跑。早被鱗

總兵揪住頭髮，不能動轉了。癡兒見鰥兒被擒，手執大刀，出來交戰。被鮑督司一脚把刀踢落在地，著人背後綁住。四員大將直入後宮，把龍婆並慧郎夫人俱各梟首。轉回殿上坐下，叫癡郎跪在一邊，把鰥兒拉翻在地。著人行杖，五板一換，直打得兩臀肉盡，方才歇手。又抽出脊筋，取出肝腸，然後把癡郎殺死。宮內一切水族，並沒走脫一個。

卻說敖虔父子，行雨已畢，回至半路，耳熱眼跳，甚是驚恐。意料家中有事，極力趕來。剛到門首，四員大將從宮內走出。鼉將軍看見，沒用分說，過去一刀一個，俱各殺了。又進入宮裡，放起火來。才統領水族，往陂前去接鱉娘。按下不表。

卻說柳毅與洞庭君兄弟兩個正在殿上坐著說話，忽見一條赤龍，駝著一紅裝女子，騰空而來，落在殿前。那女子一見柳毅，叩頭相謝，向洞庭君道：「柳君係孩兒的大恩人，父王斷勿輕待！」洞庭君道：「老夫感佩在心，何煩女兒相囑！」那女子走入後宮而去。

午刻，宴柳毅於碧霄殿，單著錢塘君相陪。旨酒佳餚，人間並未經嘗過。席終，柳毅告辭，錢塘君留道：「先生才到寒舍，少歇一宵，明晨著人送出湖去。弟還有一言冒瀆，須得晚間相商。我暫且領先生外邊去走走。」

柳毅同錢塘君出了宮門，到了一園中。異樹奇花，不可勝數。當中有座亭子，上懸「照遠亭」三字。進入裡邊，上懸著大鏡一塊。柳毅問道：「此鏡何用？」錢塘君道：「這鏡能遠照萬里，後照百年。先生請近前照照！」柳毅聽說，過去一照。見一個大池，池內兩條老蛟，鎖在鐵柱子上。柳毅問道：「這係何故？」答道：「此乃悍蛟，日後定作大孽，暫且鎖禁在此。」又看見二座大山，山上有一隻大虎、數隻小虎，咆哮跳樑。柳毅若有懼色，錢塘君道：「此虎雖惡，終屬有人拘管。先生文武全才，上山伏虎豹，下海擒蛟龍，時來正借此顯名當代，何故作此怯懦情狀？」說完，回到宮來。

天色已黑，涵光軒內，點上燈燭，擺上看核。從此洗盞更酌，彼此談心。錢塘君道：「老夫聞先生詩才最好，願聆佳作，以開鄙懷。就以洞庭湖為題，韻限庚字。」柳毅略不推辭，開口詠一詩，道：

巴陵勝狀在洞庭，氣象千般莫可名。

朝霧潛通雲夢域，晚煙隱射岳陽城。

平流何待中秋月，內伏神龍水自清。

勿羨禹功明德遠，安瀾同致歷萬庚。

錢塘君道：「先生過獎！愚兄弟安敢上擬神禹！」柳毅問道：「大王欲與晚生相商何事？敢請說明！」錢塘君道：「舍姪女新寡，慕君高義，願充下陳，望先生笑納！」柳毅心中暗想：「山陰結婚，徒成畫餅。這如何還敢認真？」答道：「大王見愛，晚生心感。但家有老母，尚須稟命，暫且相辭。」錢塘君道：「先生既不敢自專，小弟亦難以相強。果係有緣，終須後會。」晚上，就照管柳毅在湛然居中睡去。

次早，柳毅要走。洞庭君道：「先生不必過急，飯後定送先生出湖。」少頃，見一鰻婆，手托金盤，盤內盛一珠子，送至洞庭君前。洞庭君道：「小女蒙君大恩，無以為報。聊借此珠，以伸微情。日後明珠還浦，始見先生與小女原非陌上人也。」柳毅把珠子收訖，隨後飯到。飯過，洞庭君道：「愚兄弟親送先生出湖！」於是，攜手同行湖底，仍開出一條乾路。走有裡許，已登湖南岸上。洞庭君道：「先生既撲正路，愚兄弟從此作別了。」說罷，彼此一揖而散。

柳毅往前走不多時，已到梅花村前。進得門來，參拜了母親，就把所遇龍女之事說了一番。莊氏道：「你前年所遇是虎，今年所遇是龍。雲龍風虎之從，定主功名顯達之兆。可惜我年已衰老，未必及見了。」柳毅道：「母親自應壽比南山，何必以此為慮！」

那料大限難逃，住有月餘，莊氏竟自故去。發送已過，柳毅落得一空如洗，並無半點倚靠。賈慶長夫婦諸般照應，自不必說。但不知柳毅幾時才好，且聽下回分解。